H. H. MU
CHINESE LIBRARY

高帝造漢主文帝甫二傳而有漢法不得行之語非賈生不能為此言非文帝亦不敢以此言進代北邊數語古來少有此識見既有此識見未必能寫之筆下明白痛快如此

史品赤函卷之四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上文帝書

西漢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植立也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黶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香食也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

史函 卷 二

引高帝立諸子事欵說入劝立後意

又一段拙出淮南正為奪淮南地以益淮陽句張本

此段畫立梁後之策非以德梁

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虫名也其毛為刺）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後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悉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

節治安策中分王子弟之意所以為漢謀耳上云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国耳故此以二世之利動之樓迂斎云謂之曰二世利非誼本意夫秦以下誼進此疏直憂及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其深謀遠慮

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包取也揵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二世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如意。但動順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

果有防微杜漸之意未可苟訾言

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裁擇而幸從其

深識事勢議論剴切筆力老健至吳楚之反而說始驗

至主父偃之出而策始行信乎其通達國体也

賈誼陳政事疏

只錄四段　一侯王僭制　一風俗頹敗　一國勢倒懸　一優禮大臣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拜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逆誅。又有告丞相周勃丞遠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訖上言。今日事勢。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長太息者六。上深納其言。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西約齊比王反欲擊取滎

照而以下偃入情事之喫緊処

數語中侯王膏肓司馬迁曰淮南衡山謀為畔逆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讀此言則賈誼所云數年之後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者豈非私人

陽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十倍于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音衛）操刀必割。（熭暴曬日中盛者必暴曬也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皆言當及時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墮毀也抗剄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

為之祟耶

天子而擬以諸侯後世豈敢有如此者然漢去古未遠故人臣無忌諱如此

按誼歷敘數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盛德孰能容之

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
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曩久也謂昔時淮
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無恙
言無憂。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病也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
勢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
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

非親角材言無材以服其心應上高祖与諸公併起數句非身封王言無王以結其心應上高祖割膏腴之地數句　一轉妙

詔以文帝子疏者猶可諉復言其親者蓋親者亦恃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渥厚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

□文已有屋滯議
香

異時梁王剌殺
袁盎則誼言益
驗

總收上文親疏
二段異姓指韓
彭陳豨言同姓
指淮南王濟比
言

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辠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圜睛正視也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敬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悍勇也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謂政法制也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徵證驗也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

此言斤斧亦只是衆建之法

論文貴乎達繁簡各有當也如禮記檀弓石駘仲連用四沐浴佩玉字杜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也孔子時人而芒刃不頓者。芒刃謂刃之利如虞芒也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節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髀股骨也言其骨太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尋前事之踪跡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倚依也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精兵。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乎美杜鵑行連用五杜鵑字若用省文法似可我感然只如此亦樸瞎有古意此疏連用則又反三字亦樸瞎可喜

自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來許多議論皆是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句意以上但未明言此方說出耳割地定制乃是為之

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

旁置正衆建諸侯意至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四段是衆建諸侯之效

定宗室一段乃天下之善謀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

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若干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彊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裡惡子弟分地侯王而后諸侯主之禍熄然其弊至于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変此矯往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

病腫跃戾之喻極是甚言其失今不治必為难除之患且今親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錮疾堅久之病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扁鵲良医也為治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脚掌曰蹠戾不可行也元

者有不盡之嘆

此病漢貽夷之夫中言医能治之隱然寓自任之意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廣立蓄嫌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王上之所操持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此數句伏邊郡之民之苦意切至而詞慘悽

曰為戎人諸侯曰困于一縣之長曰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皆激怒文帝之詞

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痱（病辟不能行也痱瘋病也）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衛戍不得復除逸豫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苴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醫者誼自謂也）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

此言服用奢僭只舉兩事而風俗之極奢極靡亦見

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也。漢使漢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遣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如牙條以作履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

古者以奉二句揔束上一段意言奢僭之極天下財力必盡用且字一轉又按上意而申言之就文帝所自爲節儉處先發今日風俗無一毋不似漢賈子却不是痛哭漢

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緁以偏諸謂以偏諸編著之也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才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綈厚繒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

毋乃痛哭今日麼今朝臣亦只謂付之毋動毋為耳

借父數句說盡薄俗今日之俗如是如是描寫秦俗薄惡情狀其曰慈子耆利數語雖未說入漢已是暗指漢

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言天下安不可搖動此特為大語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等尊卑之差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母取箕帚立而誶語。誶責讓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礼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無幾言不多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一句亦甚有味以下曰日甚曰今其甚者曰古行義之尢至又見益甚于秦以刺時事

今其甚者正申日甚之意而甚字相頤盼

癈六國兼天下。癈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也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盗者剟音輒寢户之簾。剟謂割取之也寢謂陵上之寢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白晝白日也剽刼也矯僞

按此時張蒼為丞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

以下正論礼義廉耻不可不定復引管子之言以伸己意矯上文捐廉耻之失

或謂誼推尊管子見有李之不

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
傳而行郡國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亡行
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
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恬安也言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為急至于風俗大故則安然不以為意
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
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
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
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
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

殺是不然莞子此言誠切于治體若孟子尚取易貨之言況莞子乎或又以柳子二維之說病莞子是又不然礼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耻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統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

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植建也僵偃也莞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莞子愚人也則可。莞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經常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衆信其爲忠信也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執持而循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

此篇論優礼大臣

誼所言皆三代秦漢之事先王典故可以槩見蓋其時去古未遠其文字与蘇秦蔡澤韓信蒯徹立談游説之詞相彷彿要不可以書生操觚擬文論也

長大息者此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官之長也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喩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此二句結上生下是文章大関鍵處

三乎字叠下句法洒然意点切至下面矣字也字之字粧点有

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蹵蹋也)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遠離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体貌謂加礼容而敬之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迫迫天子也)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

賈生政事疏是論天下有間架底此篇於大体尤說得十分痛快足為周魏洩憤

曰當闇與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履中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緤依長繩縶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

豫讓以下至厉寵臣之節也是說体貌大臣而厲其節應前

此即犬馬寇讎之遺意

按誼此論特假此以警悟人主令其優礼臣寮耳实則非浇臣

事中行之君。智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漆其面所以易貌吞炭所以變色）必報襄子。五起而五不出。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集（音歌）詬亡節。（集詬謂無志分）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集。（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盛節也不可以訓

此篇只是刑不至大夫一句意古者大臣以下乃復奉此意而申明之有許多轉折許多波瀾

按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奏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粹純也言其悉在群下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者簋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廢事也軟弱也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譴責也呵問也聞譴呵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

此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為常曾不知悟於乎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此歷叙礼遇臣

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水性平若已有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到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也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謂自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抑按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子者男子美稱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憙好也好為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

下之数文法叠下錯落可誦

按左傳晏子之言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晉謂此段亦祖此法

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其群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頓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不御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托權柄不須復制御之也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何喪者謂無所失也此之不為而頓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賈大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蓍龜也其辭覈而閒徤而飫

一篇主意微見于此頗似論冒引堯禹在畜積多而備先具尤包含大意

三未盡字文法亦頓挫

先說不農之害

鼂錯論貴粟 見食貨志中

錯潁川人為人峭直深刻孝文時上此書文帝從之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

後說務農之利

先說貴珠玉之害

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

說賤珠玉之利

此段詳悉田夫手動艱苦之狀可作重農又可憫農箴

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柢皆奸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于奸富之家矣斯貨殖傳之所以作也晁錯云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於乎悲夫

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去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

自前至此始翻出使民務農一句与前未尽帰農句相應又説到貴粟又説到以粟為賞罰而後歸結在拜爵除罪二節上此一段収上起下

此言入粟尤勝下車騎之功皆是民務農之意而與前粟字以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

關於上塞者歸
東來塞下之粟
多一倍且積上
當積多

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於富國強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底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晋言隴西之苦
邊患

次言隴西擊破
匈奴而結以安
邊在良將

是綜要之論

鼂錯言兵事　　西漢

文帝時匈奴數侵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云云帝嘉之賜璽書寵答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天子之稍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

此段又是一意一曰得地形三句是大綱兵法曰以下至兵之至要皆發此意

二不當一等字文勢錯綜繼此者惟蘇老泉能取兼而已

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川經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屬續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薍也葦葭也蕭蒿也草木蒙蘢

從上六節言得地形

此節言卒服習

此節言器用利

按兵法云將不知兵以主與敵兵今時之通弊此惟魯少安比曰而另鳥啗所謂金版六韜載有故而推數之何異毆市人而使之戰今法有

枝葉茂接蒙蘢覆蔽之貌此矛鋋之地也鋋鉄把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鼓所以集衆金所以止衆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省視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

幼學師範取文具耳

此段又是一意以蠻夷攻蠻夷是一篇主意帝王之道出于萬全故發此

此論匈奴長枝

此論中國長枝

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易平也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濶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襍，遊弩往來，什伍俱

眎以下又標
意言勝不可
保必求万全之
策正是為處置
降胡義渠而設

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卬之間耳。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復起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

今降胡以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也至此方露出主意
只兩軍相為表裡四句收拾上面許多意思

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相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財與裁同

唐荆川曰錯言兵事諸書深究利害不當以辭目之

首言修身于內成名于外正与脩于家而壞于天子之庭相反故下云至秦則不然所以明漢之不然也有許多含蓄在

賈山至言　西漢

秦人窮奢極欲陷于危亡而不自知文帝恭儉慈仁雖未至是然不与近臣畫政事而與之驅馳射獵則佞幸進而後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借秦為喻也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常帶以單常帶無飾也修身于內成名于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疲于役使赭衣半道群盜滿山犯罪者則衣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以為阻故云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

世之罪秦者一郡縣二阡陌三長城四焚書噫是則然矣然余以為秦之罪在恣游奢廣供億疲勞草菅其民慘礉少恩而不在郡縣在厚斂重役而不在阡陌在未央阿房驪山馳道之工

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者皆謂于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阿房者殿之四阿皆為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撓屈也言庭廣殿高衆騎馳騖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也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作而不在長城在高首虜先法令之民以吏為所徵方士求蓬萊之神仙而不在焚私蔵之書説毀謗之儒也

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月積年歲也下徹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雄曰翡雌曰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後。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舉山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

地之磽者到從善至不听也止中分三段自此至善養士是一段雷霆之所擊至社稷危矣是一段古者聖王之制至無不听也是一段是欲其君容言納諫

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爲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勇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苗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

淺長喻曲引至所不至

謂開道而求和顏而受士猶不敢自盡真說得痛切陸宣公官唐宗朝惓惓以改過補衮進規而取賈山開過之論而賢真異

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若側箴戒也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進食曰餽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祝饐在前。祝鯁在後。饐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視讀曰示立

戊同執

昔者秦政以下至引詩此之謂也中分四段自此至遂其欲也為一段自周蓋千八百以至弗如也是一段自秦皇帝東巡至之

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者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于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遂其欲也昔者周蓋千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藉謂藉藉而稅）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

宗廟滅絶矣是一段自秦黃帝居滅之中至此之謂也是一段皆承上文言秦不行古先王之道厲民自养悪闗過所以致敗

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仇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鉄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奢泰也虡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柎飾為此獸篩土築阿房之宮篩音師以竹蓰為之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以下皆与先王相反所以不聞過至致敗也与上古者聖王之所相應

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

旨又曰濟濟多士至陛下所幸耳承上文言古之人君有礼臣下今奉賢良方正于庭而与之馳騁弋獵是謂不敬未身有虧大業意

此段称述古人君以礼皋臣至

謂也。此大雅桑柔之篇、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頗滑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荅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篇、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以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心實憂念不為禮飾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其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已棺謂之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死猶為設祭慶樂故臣下感恩畜報而功業不忘也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厲精以為潔白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一政矣。陛下即位。

自陛下即位至德化之成也歷叙文帝致治將以規其亂

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二筭不事免二口之筭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

曰臣竊悼之曰臣竊愍之重致其咨嗟痛惜之意以警悟人主

又曰此歎文帝扵養老養賢之事但唯陛下所幸句非所以渠人主

議論數千年只以此六句結果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月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一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媟狎）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賢莫敢不正身修行

世子享河間傳
非不修于家也
及窃視持己者
甚矣左右為不
書請已更滑遣
意臭息咈然則
雖欲不墮于天
子之庭得乎要
之不壞于庭乃
特立獨行者也
若夫中人雖脩
于家其不壞于
天子之庭者少
矣

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歎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責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
其後復禁鑄錢云
山諫帝止獵一事虎頭鼠尾誦秦獘甚悉譚漢事甚詳
末路又開一路非所以陳善閉邪不得為醇儒也以此
張侗初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與梅
福上書意格頗同

此文如劂錦剪手一

鄒陽書此体古為未有独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窘迫故反復引喻不能自已耳蘓長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閒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丹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格天故白虹為之貫日王劭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恐懼故曰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粮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白為之蝕昴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夫精

公作韓祠記全是自此克衍

鄒陽本不足傳太史特愛其書之文辭頗足觀覽故采入為傳然篇首尾按之雖多言斷簡而

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言左右不欲斥王也）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夫差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以裹子胥尸投之于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傾蓋謂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

其旨多嗚咽故覺之若易也

極忠無不報二句一篇主意昔者荊軻一段是一頭昔下和獻至以下分作十段看臣聞威飾入朝者至末結歸己意以終上十段是一尾一篇内每一援引一結束即以是以字故字接之斷而不斷一氣

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人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于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燕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歟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白圭顯於中山。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之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

呵成

此等家數惟西漢有之東京以下無有

前後迴應足全然不覺是一筆呵成文字

則兩主一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前面文字凡七變至此方收拾説歸梁王然不能尽牽特牽由余子臧以見例上無朱象管蔡忽出此与由余子臧為偶今人所忌古人文字正不如此拘

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積毁銷骨也。讒人積久譖毁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並觀言無偏也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

按伐蒲之役寺人披斬文公之衣袪后文公返國披請見文公釋其怨而見之遂免呂郤之難而繼伯

僅用今人主者三亦即上文三用願大王意

此言士必為用不已必有以報

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紂刳孕婦觀其胎産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懃。誠加于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敖三得相不喜知其財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丞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

上文雖甚婉曲末可一段復申己意有不盡之旨

先以隋珠夜璧枯木朽株設譬然後入事

只此四句承接

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荊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豈足為大王道哉闔閭欲殺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為之先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

句法奇勁

言聖王以規諫也

烏集二字用法奇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兵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

上面長喻廣辟至此始正言之

此上一段言已

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禮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莊子云鮑焦飾行非

終不肯毀志以求合以結之

世抱木而死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此篇用事大多而文亦侵趨于偶儷蓋其病也然其論讒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獄中書逐客書皆挾傾危之術震駭人主李斯云逐客以資敵鄒陽云士有伏死堀穴中耳則安得不使人主

丑駭且愕復斯爵而客鄒陽

未合以詰之
惟小甫典志以

行以書論說之入而求觀達於世若則吉有大已自己也
復天下誰肯之士請於歲重之樣有勢位之[illegible]論請
欲傷行政里名勝冊會子不入色乾聞先里[illegible]皇重會雲
而死
世地木直開盜賄入朝者公以利活演於寓品死於[illegible]

枚乘諫吳王書　西漢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隱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篇中長譬短喻總十有五勢若添江河讀之動人

突出父子之道天性也一句似突下落然意在諷吳王謂君臣父子其理同也

自一縷之任至所大惑也是設喻以明其事之難濟即前息然累十二博基加

九雖子其上之喻

安危字正應有全昌全亡

人性畏景至救火也是設喻以言息禍不如勿為按景畏之說漁莊子来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敞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知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

猶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

福禍兩字比上危字更痛切未未字不見不知字皆暗諷吳王

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適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絖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

易之道也

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為弘農都尉

乘書雖不直指吳王之叛而其辭情明切勝於鄒陽多矣

真德秀曰此六朝文之濫觴也

按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

中山靖王聞樂對　　西漢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歎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嘆息。絫古累字重也二句言聞而愈悲也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軻士皆垂淚荊卿不能復食也俛謂俛首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千歲之後高臺既已顛

声單以後所謂心結日久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即是此理

此等文字不直敘其情而特微揚其辭如詩比興之類

曲池又以平墳墓生荊棘狐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嘆息也於邑短氣貌今臣心結
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眇精微也夫衆喣
漂山喣吹喣也漂動也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
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衆人也之成風增積之
生害也臣身遠與寡交與者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人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
故也驚逢羅潸然出涕言皆驚亂遏法閔可爲出涕者臣聞白日曬光幽
隱皆照明月曜夜蟁䖟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
抪覆昧不見泰山抪亦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

賜有萮之句收上衆口積毀以起下

此言流浮以喻親

按伯奇乃周尹吉甫之子為後母所譖欲殺之伯奇亡走山林伯奇比干是舉其骨肉之親以申積毀銷骨之意

淂聞(雍閼壅塞也閼猶止也)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鼷少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其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齊相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輯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此對事情激切識亦該傳語語自胸中流出不見斧鑿痕王侯之中乃有此人物使攻文積學如曹子建豈出其下哉

音言詩頌樂武等淋贊揚盛德況今南越北胡皆帖然歸化詎非德威遠暨耶

南越竄屏數句言澤南洽北胡隨畜數句言威北暢因言今日

終軍白麟奇木對　西漢

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五蹄每足五蹄也又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于木上帝異二物博謀群臣終軍應對大抵以帝易正朔改制度廷明堂辟雍表章六經帝王規模大異秦宜有此瑞應云云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音加蘆也葦。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屢居。言隨畜牧不安住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衛青秉鉞。單于奔古奔字幕。驃騎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抗舉旌。昆邪右衽。從中國化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

制度文爲皆以潤色祖業非明聖安能當此而享有令名哉

此言今日精氣薰蒸感格上下是以上天示响而符合顯見也

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不能者)退而勞力刑(法也)於宇內矣(言成法于宇內)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二句言謙也)建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之文質(言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也)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寓聖思於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祭天)瘞(祭地)於郊宮(郊祀之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荅也)明(明神)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美)哉今郊祀未見

此言宜因此時改元以紀其盛傳垂後世

此方解出白麟奇木同本內附之祥且度有蠻夷之應

於神祇而獲獸以饋以充祭俎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改元年以告神祇苴作席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以應緝熙使著事史官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宋襄公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獲白麟一角五蹄明同本也衆支內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辮字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着中國之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拱手而待之言即至也

武帝北郤胡南拓越不為無功而疲敝中國亦賢者之

過耳然輪臺之詔翻然覺悟非迷愎之凶者可同日語也白麟奇木之應似非偶然然謂之麟恐非也終軍所對不無附會胡越内附亦幸而中耳其稱漢武之賢亦多溢美哉頌不忘規是所望於端儒

相如全為武帝文過委曲回護出脫得妙又不全說使者有司不是與百姓一半去担最善為辭得告諭体兩責兩釋極得諭揚体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西漢

唐蒙畧通夜郎西僰中又發巴蜀吏卒千人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檄曰告巴蜀大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南海郡治太子入朝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弔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衆口向上也皆鄉風慕義欲

皆非陛下之意結前亦非人臣之節生後

當時巴蜀民未嘗知兵故以邊郡之習戰者諷示之

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賓伏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言發卒不過如此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防衛使者道路不測之變靡有兵革之事本意未嘗令發兵戰鬪之患今聞歸過於使者其乃發軍興制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歸過于有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出脫武帝亦責百姓不是憂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人借邊郡諷之聞烽舉燧燔烽烟火有寇則舉燧積薪有寇則燔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

此上先以邊士盡人臣之節者形之以發其愧心至今奉幣以下方以正義責之也

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謂編戶也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居列東第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盛稱爵位以聳動之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屮野字草字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善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此下又責其父兄行者之罪也父

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本似不切意者其中必有利漢幣而逊者雖顯責之

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以誠信之人為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召衆之也）已親見近縣（近縣之民使者已口諭之）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又為檄文馳以示遠所）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與上皆非陛下相應）

按篇末數語通繳前意漢文多此法患使者有司之若彼則繳發軍興制擅為轉輸非陛下之意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則繳亡逃自賊殺非人臣之節身死亡名謚為
至愚之意遺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則不順者已
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賓之而士民特以衛使
者不然之意皆關繳于中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
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則邊士之盡悉而行者之不能
父兄之教不先之意亦關繳于此 文字最有關鎖

皆不深以意究因緣乎中數以之不悉究吉凶禍福之

詳於諸書者未嘗故遺乎中即將資之而士民將以衍慶

至愚亦能遺信集成論有姓以發揮之事目門類指引

之如此目錄亦匯總類編以入匯之部總流次分編

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尒疏至以禹治水為比可謂牽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西漢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諷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高惠呂后文景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深廣也）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卻退）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音忙）定筰存邛略斯榆（冉駹筰邛斯榆皆西南夷國名）舉苞蒲（夷種）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好大喜功之習非所以正救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與中國並句見自古不屬而漢與事

撥所恃以事無用訊中當時之獘

蜀不變服句是破調上面說話漸難進言主意

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今羅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終事也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中國之民以附夷秋獘所恃謂中國之人以事無用謂西南夷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

按洪水治則安居粒食西南夷通則肝腦塗地其為非常之事同而利害損殊恐不可以彼而例此

雖是諛詞然寫出武帝非常狀尤然在千古之上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始)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分)沈(深)澹(安)災(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躔(握躔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

委瑣以下常者也崇論宏議以下非常者也威殊俗異域功之非常者也疏逖不閉而下則樂蹶戒而天下晏知矣

相知之文中間有賦体

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與己并天為三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絫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又能已句正解以已其事者

夫拯民至終于逸樂又括一篇之意而總繳之拯民沈溺繳前禹治水事以下繳漢武事又以中言非常固常人之所異及臻成晏如之旨也

爾豈夫為之垂灑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以沫若水為關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鏤謂疏通之以開道也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音忽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曶爽未明也言化所被者遠使疏遠之國不被壅閉留爽闇昧復得被乎光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

鵠鵬羅者之喻所以言非常同作常情所能度也言且將封禪何況征討此封禪遺書所由作

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敞罔驚視貌靡徙重足貌）遷延而辭避

意思與諭巴蜀檄同皆好文章後而自解遷就強辯看他前設難一節畢竟是長卿心術雜揉

憂愛懇款語厚意長可為參

上以禍患之下以道諭之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

相如常從武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好自擊熊馳逐野獸相如諫之其辭云云著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之子賁育孟賁夏育也士之勇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言之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輕萬乘之重三句是一篇主意

未萌未形隱微所忽皆言猶之險說得凜凜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邊也近堂邊恐兵墮墜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思宛轉

孫氏鑛曰覩相如封禪蔚為唱首尔其表權輿序呈王炳玄符鏡鴻業駈前古于當今之下騰休明于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絶筆蘇文固維新之作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　西漢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悉取其書而忠至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選數也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逖遠也古字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紛乱也綸沒也葳蕤乱貌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言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者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

初言自古以来封禪者七十二君又言軒轅之前遐遠不可詳開載籍之傳可觀者則自唐堯而下唯周為盛而近于漢故止以周之封禪比擬言之先言周無殊尤絕迹而猶封禪以發漢之功德殊異而符瑞豐著乃不敢封禪故其結之曰進讓之道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郅至也行道也言文王始開王業道于是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無聲無惡声也）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襁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元始也卒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

何其與乎言同
未可封禪而封
禪為進漢可封
禪而不為之讓
也

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泉水本也沕如逢之涌潏泉貌
沕潏也漫衍廣散也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暢達也垓
重也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于九重之天下流于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協氣和氣也飄逝遠也原本也迥闊
遠也泳浮也言德比之於水近若游其原遠若浮其沫也首惡湮沒，闇昧昭晢，昆蟲闓
懌，回首面內。闇昧喻夷狄也面向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
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
於岐，餘珍周鼎也招翠黃乘龍於沼。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若乘龍四龍
也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靈圉仙人名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

介大也丘山也
周以白魚為瑞
登大山封禪不
亦慚乎

於是大司馬以
下一段設為大
司馬進議極言
漢功德符瑞之
盛當承天意以
行事俾縉紳先
生敘述其義以
攄之萬世云

故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
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
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憓順也
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
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創初創也言不特一物創見也意者太山梁父
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上帝垂
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
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
然辭之是太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

或謂而下言天子以符瑞不可謙辭承天意以行事也謂進越者言不封禪之罪也聖主弗替而下功之也雜薦紳先生而下明之也

於是天子一段設為天子俞可之詞因為作頌自我天覆以下總只敷衍詩大

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掌故大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

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二句言此符瑞乃上帝依類託寄以諭天子使封禪也不語以類ミ翼ミ憲表思危數語殷奉禹湯虞舜為法蓋風以君德不可忘于終云

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偏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侯何也邁行也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般般謂騶虞也旼旼睦睦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宛宛黄龍。興德而升。釆色炫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在察也假大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也此之謂也。

此篇鋪叙有步驟結撰有精神篇末数語大寓諷諫故知相如此書亦不徒作也

頌當分為六章首章言甘露時雨加谷之瑞二章言德

滜流而物懷思以興太山之望幸三章四章五章言騶虞麟龍之瑞臻所以覺悟乎人以著受命之符六章以上符瑞上帝依類托寓而諭天子使封禅也末數語所以言天符不可違而王道不可缺也

東方朔曼倩潛名瑰瑋為漢朝第一流班太史為之作傳極力模寫誠慕之也此對與客難諸篇可見其大畧云

又理甚工利害甚明辭氣溫厚昌大美麗雖枚乘鄒陽輩以文

東方朔直諫諷諫　西漢

朔字曼倩傳中多敘其詼諧此特節摘一段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也　綈厚繒也）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縕乱絮也）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

帝名或未能過

此直言切諫処

正其本萬事理六字是一篇主意關鍵得好今易無此

右神明神明臺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罽織毛也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聚字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

五帝三王二句非正說乃諛語

朔料當時必無此輩人又料武帝必不能用此輩人故為此言以諷也

直是一篇笑話史遷列之于滑

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皐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子贛子貢也為使外國顔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

話良亦不誣

此形容諸臣之狀正照着上面諸聖賢說乃朔之善詼諧处

蛇遺委迤也偊旅曲躬也

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旌頭。宋萬為式道侯。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

事自公孫強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嘗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前段對化民有道是直諫其詞剴後段皆是寓言反言是諷諫其語多風

方朔進身以不正而進言則時出于正武帝招致天下文學才智士一言悟意輒置左右為天子私人發兵會稽主于嚴助起上林苑主於吾丘壽王開西南夷主於司馬相如建朔方郡主於主父偃獨方朔以滑稽寓諷

諫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
則正矣夫帝于群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弘曰
使邪吏行槩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是求其
末而甚其侈也問之東方朔朔曰爝甲帳郤走馬是正
其本而抑其侈也弘之不如朔明矣

閉口以儀秦托
諷似無甚大設
論然看后面釋
難亦占地步

傳聞辨智四字
下得停當亦東
方生自知之明

按史記韓信亦
嘗曰臣事項王
官不過侍郎位
不過執戟

方朔客難　　西漢

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也。都居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同胞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

三句一篇大指

已上申上彼一時意

世治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而謂与不肖無異何耶大都曼倩特滑稽者流漢天子用俳優畜之故飾詞云耳

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十二國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也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為帶言如帶之相連也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亟言士之顯晦係乎君正以時乎無所須才故也明已所以不遇之故

大凡文章承接処最緊要此把時異事異句搃收前意即用雖然一搏起下修身意有關鍵有起伏

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不得所由入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此掌故百石吏是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茍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躰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

上言修身必榮此引傳數語言修身雖不榮亦不敢易行實君子之本心也故承之曰君子有常行云云

枉而直之四句乃舉尚書旁者易之米若來之字意杜預序春秋傳皆祖此要亦不甚切題

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鶺鴒小雀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黈纊以黃綿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

此処正解客難、復以燕用樂毅等句申前蘇秦張儀意

按語曰以下或謂朔訊客之言者非當依文選注作朔自諭爲是蓋當斯時而說拂逆媒寵不惟無功且取困窮是不知權變者甚耳此説較順

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圜、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鼱鼩一名奚鼠。孤豚猶子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

終惑於大道也。

東方朔荅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退之進學解於是一洗也

通篇主意只說時平聖賢無所自見乃曼倩援古自慰覩其拒納董偃諫起上林雖或時雜詼諧豈碌碌者流其裨益弘矣

還託異國昔人所悲通篇俱發此意終日無覩誰與為歡寫出異域圖

李陵荅蘇武書　西漢

天漢時李陵與胡戰失利降之蘇武制書言足下才為世英乃委身絕域滅家室而矣功名雖尚哉息與亡無異藉令死節書勲豈不休哉陵荅以此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策名謂君書臣之名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韝古豆切臂衣也毳幕毡帳也肉為食酪為漿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

此承言秋風條裂遂覺寂然焉嚮淚下誠悲心語也

傷已二字為句

榮辱懸絕時命迥悲族戍于夷心不見察此皆悲傷有難對人言也

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序曰改葉為聲說文作葭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云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

此言已不難于死但不為無益之死此亦強自解說耳

此言已以五千兵破單于十萬衆矜功自誇非臣義也

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于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慘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謂武帝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言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拔取曰搴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三軍之士視

此復叙已成功之難与見敗之故与太史公自叙之文同一激烈共一悲壯

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也匈
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
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絶疲兵再戰一
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首漢書云陵與單于進戰士卒矢傷三
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
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
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徒空也空手奮擊爭以先登當此時
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歔欷飲淚單于
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管敢也管

以高皇帝困于白登陵亦善于詭辭但不死有為之說或者初心果亦未可以貪生苟免律之

范蠡曹沫陵設心處地亦然為

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皆之五十七八匈奴因大進新兵漢軍敗陵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二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竟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漢朝執事之人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前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攏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

之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云

漢待功臣誠薄如韓彭等死非其罪豈不萬世稱寃但不可出自陵口似有怨誹之心矣

報魯國之羞。范蠡相勾踐為吳所敗於會稽後四年乃興兵伐吳以報其仇。曹沫為魯將三敗于齊後會於柯執匕首劫桓公遂復魯侵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切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繫之。有人惡樊噲黨呂氏上怒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陳豨反韓信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彭越反高祖徙處蜀呂后從長安來白上誅之遂令舍人告越反夷三族薛公云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葅肉醬也鼂錯受戮。周魏見辜。七國反袁盎言斬錯可以罷兵遂召錯斬東市○周勃免相就國常被甲持兵自衛人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

此又舉其祖廣功勇在當年卒以隸死絶域以見漢待功臣之薄

此言子卿出使仗節乃天下古今所未見之奇

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竇嬰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二子謂范蠡曹沫言才能者被因陵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絶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貴臣即衛青青與廣擊匈奴廣頗居前青不許廣懷慍引兵出東迷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廣歎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刎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

蠻貊人尚重
名嘉獎乃漢主
封不足以償其
功安得謂不薄
哉

然承」漢薄功
臣此已所以每
頓不悔孤恩負

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丁壯之年老母終
堂。死生妻去帷。婦年少再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
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
茅土之薦。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藉以白茅以為社
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
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
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
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
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

德二語雖一篇關鍵而隱然見已忘君之罪不容辨矣結語勉事聖君猶有餘忠而胤子無恙又生千古不白之疑

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秦時未有紙以竹簡寫字下筆有議則以刀削去之故吏以刀筆自隨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議論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謂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娶胡婦生子名通國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此書調入五代人多疑以為偽遯齋閒覽則引江文通

此少卿仰天搥心泪盡而繼之以血語証其非偽第其文慷慨雄壯一氣呵成文彩爛如絕無斧鑿痕最利舉業初學氣勢豪芒下筆自掃千軍矣

王鳳州曰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區脫者其傳合史傳纖毫畢備贋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壯究萬有致亦六朝高手劉子玄謂此書乃齊梁人偽作予毋暇論獨取其悲怛切切激烈古勁真千古絕唱

漢宣帝用刑深刻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症之藥其言深刻之獘讀之令人酸鼻

首把桓文說起因及文宣以孝文起自側室之子孝宣起自廢嫡之後皆天意也溫舒正欲啟之緩刑以應天

路溫舒傳

西漢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及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

意

皇天所以開至聖句与上將以開聖人對看以應天意句与上以昭天命對看議論有序欲帝之法等文耳

自首至此且以聖人尊君未及尚德緩刑意秦有十失以下方入正意

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

盛服先王謂佩服先生之訓者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尤說得悲痛

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則精熟周悉致之法中

宋張無崖為崇

閉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古斷字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

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命杖之吏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台府自劾夫吏之盜錢固非而乖崖之斬吏其

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以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溫舒所謂文致
之罪者乎
唯陛下除誹謗
數句是上書正
意且收束前面
說話甚有照應
關鍵

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天下事不親則不知不履則不悟宣帝身嘗獄事故於刑獄為詳溫舒身為獄吏故於刑獄為悉夫刑獄末也德化本也知有刑之為重孰若以德化而無刑之為重文帝以德化民故謹刑而日省宣帝以刑繩人故謹刑而日繁溫舒之言重刑獄雖詳而所以道帝於德化者

尚略故於神爵甘露之時無補也

首設譬自喻見己非賢不足以當聖主以見己所以應詔之意也

此段勉宣帝當審己正統以賢者為国家大器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西漢

褒字子淵益州人王襄為其州刺史以褒所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奏于宣帝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至王褒奉詔乃作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獸毛之褥被服也純綿繒布也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也唅食也糗麥飯也此是不冒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

此承上器用而以劍為喻惟淬鋒斂鍔方可斷蛟龍剸犀革而離婁公輸可用始有為矣

此承上以馬為喻見庸人駕馬徒勞則進須千

位者一國之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矻矻勞極之貌及至巧治鑄干將之樸。巧治鑄匠干將劍名也淬若燒劍令熱漬於水中以取利也鋒刃也越砥磨石也鍔亦刃也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塵塗。利劍斬斷蛟犀若以篲掃路塵言甚易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傷壞馬口獘損鞭扶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為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王良韓哀古善

里馬淂王良韓哀為御追電逐風一息萬里可致也

此言人君要廣開賢路使英傑盡為登庸因奉周公桓公為証見賢人宜大用也

此言人臣不遇

御者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如日影之疾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若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匡合即一匡九合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

則大才屈于短任如伊尹太公百里奚可見矣

此言賢人必遇聖主而後可以舒展有為雲龍風虎會際自然

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奥幽也渫狎也辱汗也離此蔬食釋此木蹻蹻以繩為屨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雲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蟋蟀蜉蝣二虫名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

此言聖主賢臣兩相契合然後可以顯德業而致昇平

此狀明良喜起景象有唐虞三代風

在天。利見大人。乾卦爻辭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皇天也思顯也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按遞鍾即號鍾也伯牙之琴名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漢書多借用故以號為遞○○烏號黃帝之弓名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

結因宣帝好神仙使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故不取彭祖喬松之事以致諷諫之意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人君責在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此論風采鮮異精神煥發真是太平文章然使在唐虞之朝即皐陶賡歌二語便了藻彩之盛渾噩之衰信然頌之為体貴中寓箴規此文寫出得臣致治恍見聖明景象

旨謂孝文貴廉潔賤貪汙為下數句之綱且包括一篇主意後叙武帝一段當一一與此段互照

使犯法二句亦為下數句之綱便與孝文貴廉潔賤貪汙相反是以下皆甚言其流弊也

禹夏言教化奏

西漢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傳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以下連用四故字俱承上文言句法古雅格調非常此等文字當在西漢之上

總上故字四段正見与孝文相反処

此下勸之以行孝文之政与上孝文一段彷彿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姦而滑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滑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藏者輒行

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悌賤賈人進真賢舉
實廉而天下治矣
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制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
大守之以寧壹至於幾置刑措用此道也貢禹之議得
之

落京兆先按大豪治潁川先制首惡此廣漢治行所以尤異處

誅首惡者一

廣漢又好用世吏子孫此亦欲倚之以為耳目者即缿筩之故智

散奸党者二

敘趙廣漢吏跡

西漢

廣漢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

廣漢以譎起功
名而卒以譎貫
誅戮傳所謂陰
符經之煞机者

待遇吏者三

其椽卿所為非
二千石所及漢
龔遂治渤海来

為鈎鉅者四

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將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其椽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辠立具。具時伏辠。廣漢為人。僵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

讀箭之術利用匿鉤距之術利用詭皆申韓之致智

知劫盜者五

航蘤回者六

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言君束手自来雖入牢獄當善豪過之或逢赦令則得脫免也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

七 知亭長寄声者

八 奏獄吏加秩者

户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故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五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

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廣漢之治與尹翁歸相似而根本不同廣漢則以好譎而為傾危翁歸特以名藉而必刑罰且不以行能驕人其氣識固非廣漢所能及

其廣讚圓普應機所譯以

名號循流統歸指以名擕而必判言宜不以於旒驕入

萬殊小品與中論歸相以為根本不同廣演則以斗

會之總會緣與之來諮宗見於莫旒及。

此截言已無可以有為又言朱邑有可以有為故㨿之曰有無之勢異也援引陳平韓信事以冀其荐賢末二語亦是名言

張敞與朱邑書　西漢

明主游心大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得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

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復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于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云云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盧右丞主治庫兵者

檜風傷周道之衰而作悳詩作怛傷也

方與地名

王吉諫昌邑王

西漢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吉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悳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

甘棠之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叱咤斥逐声○匽靡也○奭柔也

旃与氊同

下使下元实也

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奭脆之玉体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休則逸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趋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

喬松謂王喬赤松子也

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体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義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為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

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此諫雖未見聽而昌邑王亦知加敬禮盖以其愛君之意藹然詞表○讀漢文者皆知誦相如諫獵書而於王

吉此篇或忽爲茲拈出之以見忠臣之婉舌而發以文

人之藻思

詞簡意盡句法蒼練有左氏風漢書中文稱簡古者似此無兩

此數句大意問望之立志當趨如管晏而止乎抑欲恢廓其道日仄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下即承此說法文字甚奇崛

鄭朋奏記蕭望之　西漢

朋會稽人陰欲附望之故奏記望之曰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公子禮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耕於皐澤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

奇甚

頤謁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鄭朋接待以禮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卒為朋陷縶徵

此篇舊罕有傳誦獨焦弱侯喜此文其一頤增價乎

中間文意凡四轉說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詳盡君子熟讀深思以今觀古於是重有感矣班孟堅荅賓戲亦是祖此

揚雄解嘲

西漢

揚雄字子雲著太玄經蓋取老子道德經玄之又玄之義也客有嘲其玄之尚白深有不足之意雄作解嘲蓋祖東方曼倩荅客難之意而此篇所由著也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定陶丁姬哀帝母也丁明為大司馬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

曾不能三字直嘗到論者莫當止目如耀星四句狀出滑意人之態不離戰國風声氣習

此應上朱丹其轂意以下叙戰國之分離以起天漢

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待詔在金馬門又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譚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鹿喻在爵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

今大漢以下正与上文四分剖猶反徽以糾墨四句一言刑罰一言教化看他下個徽字制字散字風字何等奇活

此數句即客難尊之則為將

富。夫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壞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而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鐵。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縰垂纓而譚者皆倚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飛馬

卑之則為虜数句意

此段言人才去留係国軽重蓋矯上文時平無所須才意数句最拾得好

此段即上卻彷孟軻数句意但尋伸其意而文

曰雙四雁曰乘

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平勃。子房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譚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

不重疊所以為作手君子寧玉碎毋寧瓦全寧碌碌而玉毋寧落落而石區區卷舌擬足之儔何足收齒邪雄欲以與泊解謗矣

則可抵而取之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郡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科甲。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

穰侯涇陽秦昭王弟介間其兄弟使疏也而睢初入見時遇王于永巷左右曰王來睢佯為不知曰秦安有王獨有大后穰侯耳卒譖穰侯而奪之位

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音臘髂音恪免於縲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音欽顩頤折頞。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

白當其際曰遇其時曰中其遣白得其所曰合其宜五個也字相次下若頭珠然

此即前意但上是順說此又倒說自李斯上始皇書陛下致昆山之王三段來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音孚）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左傳召公糾合宗族於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

客范蔡以下何以玄之雜婦結只在太玄兩字

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揚雄之解嘲比之曼倩之荅客雜色澤雖鮮而渾融不足比之孟堅之荅賓戲則並驅詞塲僅出一頭地耳若論膾炙人口為時所賞則揚子之文尊為右上矣

班彪王命論　西漢

漢高帝起布衣為天子當時多有覬覦神器者此論以見王若自有真天命不可崙以陰拆奸推不臣之膽（大有關於世道人心非特其文美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謂士會歸晋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

方神人共歸而宜在高位之

此言乱臣賊子妄于神器皆未達高祖之撫有天命也

此言貧窮亦有主宰況天子尤出于天所命乎

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倔起特起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檐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言不但神器有命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此言天位不可妄據雖以信布尋且不能得況庸碌者乎

此言陳嬰之母知暴貴為不祥王陵之母知漢王為天授可以大丈夫明不如一匹婦乎

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卦九四爻辭 餗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

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

此高祖之興有五以帝王之裔具帝王之相兼懷之以帝王之度且知人善任使故其興也勃焉

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衆瑞四曰寬明而仁恕。高祖寬仁愛人五曰知人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

重大畧成帝業下面霊瑞只帶及之
此又言高祖為王氣独鍾天意已屬真主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如響之赴殺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王媼武負見高祖醉臥有怪異遂毀貰酒之契呂公覩形而進女。呂公奇高祖貌乃妻以女即呂后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呂后望雲而知所處

此言人不揆之天命人事徒以智力角度非惟大器不可望希且將損生滅族卒為二母所笑矣

帝所居常有雲氣故呂后性尋常得之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余嘗與同座論及靈瑞符應因道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入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唯飛乃可入耳飛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卻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白蛇之精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杰之不景從乎

此篇蓋汎謂世之徇名者故設賓戲處便提出一個名字為下辨駁張本

先安頓取舍著作四字以下正是舍著述而攻進取

班固答賓戲　西漢

固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云云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突竈孔黔黑也席不暖臥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

世之變也詩降而為騷〻降而為賦〻降而為辭雜諸作蓋作偭於東方曼倩之荅客難而楊雄諸人率慕效之用以玩侮一世然文字自工

顯號美謚四字昭指名字

文舊矣。曾（被也）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絙以年歲。（絙猶終也）然而器不賈於當時。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殿後也最先也）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音攸）爾而笑曰。（逌爾寬閑之貌）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音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窔與奧深之處熒燭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

泳言當時正須賢故庸才皆得自見畢竟非正道而不足貴

泳下言不正必速敗正見其不足貴

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颮急風也電激謂其口辯疾急也猋火飛也雲煜光明之貌當此之時。搠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朽鈍謂不才之人搠摩皆自激厲也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頤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䵷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啾虫聲也投曲投合歌曲也淫䵷邪音也因埶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

以功字喚起名字正解亦云名而已矣之說

方今大漢以下言時平聖賢無所施也

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埶。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雖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

所謂指聖人有一定之倫以下所覩指今吾子

以下乃上古之事為三等即古今人表之緒

司牽之野人騶其藩以草閭嗇嗇之声發之而得雖刈又騶之異其聖獲也明

山林鳥獸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堥敦小丘氿濫小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圯垠。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伯張良步游下邳圯上老人授書一編而為王者師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

日徃睒烏唶〻之殺加初發之而滑鈍傷其手以鑿柳離子曰是事之小可為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故曰奉當既貴厥宗亦墜班生其知言哉宜其密亦自娛于斯文也

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

將此三譬收拾
實精神

此下言己所不
屑為其自處亦
甚高

此數句皆喻攻
進取者末二句
正荅所以不攻
進取

闇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
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
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
也忽荒天下八荒昊蒼天名躆行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
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若
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
般輸㩲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
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
故密尔自娛於斯文

規模全做解嘲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意思正所謂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末後一結不能忘情於利達却露出本相此處便輸子雲一着然文字自佳

引詩書春秋見匈奴自古為患只宜善禦之、

兩科不外于和戰

班固匈奴傳論

西漢

班氏叙漢與匈奴事極詳此特其總論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終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四句是總下事而先提出

漢高時犯邊

孝惠時犯邊

孝文時犯邊

文帝不窮兵却說得慓烈武帝喜窮征遠討却

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畢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

文敘得寂寞着下三個一字正所以挫其雄心

儒者之言未免于迂与賈誼五餌之說畧同

語典俊

樹闢思頗牧

兵軍於廣武頗聞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文帝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

董仲舒之論未當

此而警計可讀今日邊省

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物故死亡也）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脩障亭阸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可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

宣帝時並于國中爭立多事

藜即古黎字

此六論得是見来服則以礼待之但不可罷邊備耳

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閫亂殺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藜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

正是此處繩束鉤餌他不得

此後大發中國所以御戎狄之法乃班氏立論之正旨

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輕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埶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習異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僻字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

却是

此後都是禽獸畜之之意

谷。雍字壅以沙幕。天地所以絶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絶。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丘瓊山曰班固謂聖人之於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強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固曰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

其慕義而貢獻。則禮以接之。所謂治戎之上策也。云便曲在彼。尤為深得聖人躬自厚而薄責人之意。

彝論大意謂創中興之業不以懷璽紆綬為功以能罷兵息民為尚故宋歸美光武不甚取臧馬之徒賈其餘壯者歸結在光武能閉關謝質所以為賢君蓋誠不欲如高帝之被圍平城且合黯布為流矢所中也

吴蓋陳臧傳贊　東漢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漢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綬。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黄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耿恭傳贊

起數語便奇崛為後人論史宗祖

援蘇中郎事來比擬事亦相類

嘆息字與上喟然字相應深傷漢恩之薄也詞甚悲咽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嘆息

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遂隱不見

讀孔明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必非忠臣余於此文亦云

此篇文字許多轉折許多情態讀一段未了又生一段波瀾讀一句未了又增一句精采

竇融責讓隗囂書　東漢

當今西川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子陽公孫述字文伯盧芳字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即位

而心欲東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
心會囂反叛融與書責讓之囂不納光武得融所讓囂
書深加其忠詔報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
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
士則曠若發蒙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
能克堪

崔駰達旨　東漢

駰善屬文少游大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九天也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貞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独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

故士以下備言各隨所履以志於退者与志於進者對

若夫以下言君係求士則士應君之求

之趣大澤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荅曰有是言乎苟欲勉哉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

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藏昔大庭大庭赫胥並古帝王之號尚矣赫胥罔識淳朴散離人物錯乘高辛攸降厥趣各遠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揆目比人無撵莖舜之談而淵潛或盤耳而山栖許由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或木茹飽焦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接輿或屢黜而不去柳下惠或冒詢音詬以干進詢音詬伊尹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傳說版築或以漁父太公望見兆於元龜若夫紛濃盛多也塞路凶虐

昔堯以下言士流立功得以自見

自今聖主至屑屑而不已也言當時人材衆多雖取不盡故我雖用則行舍則藏不欲叫呼炫

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慼而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参周勃絳侯結不解陳平解白登之圍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彌衡。乃將鏤玄珪。玉也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掛不顧。禹之趨時冠掛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堯煥乎其有文章故曰唐文六合怡怡。比屋

當伺卑以求幸也

厲威容嚴厲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陰事立冬之後也水宿北方之宿也大火心星也

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胚胎物之始一陰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去刑而俎豆布崇礼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黃帝之臣之畧尚父太公望之厲伊尹皐陶不論奚事范睢蔡澤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止而良馬縶不求遠物故馬無所用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言人才衆多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蓺柏也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

非不欲仕數句是一篇主意至此方露崔駰學識其大處

交非其類苟以營己而已汗血勞力也競時趨時也

先人有則以下明己之所守因歷舉賢聖之所為而終以己志也

所學也故進動以道言用則行則不辭執圭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井糟糠而安藜藿言舍則藏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佞人足恭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摟處處女叫呼衒鬻縣旋自表非隨和之寶也言不欲求售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昔倫用黨苟以徇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咲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截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有銘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不奔馳也俟性

舉數子与孔子並特欲借孔子以為重而文字亦參錯可喜

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崔杼弒莊公晏嬰枕莊公尸而哭曹劌舉節於柯盟。魯與齊戰三北齊魯会於柯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檀上乃還魯之侵地卞嚴克捷於疆欒。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鬬獲甲首三范蠡錯勢於會稽。錯置也埶謂謀畧也越王句踐為吳所敗保於会稽其臣范蠡陳謀遂伐吳而滅之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員父誅於楚員遂干吳王闔閭為興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魯連辯言以退燕。燕將守聊城齊田單攻之不下仲連遺書燕將燕將乃去包胥單辭而存楚。楚昭王為吳所敗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乃出軍敗吳復楚唐且華顛以悟秦。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於秦不至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西說秦王王悟遽發兵救魏甘羅童牙幼小也而報趙。秦使張唐往使燕甘羅年十二為張

唐出相趙趙王郊迎原衰見燕於壺飧。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提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行餒而不食故使提佐衰為原大夫故曰原衰宣孟收德於東脯。趙宣孟出見桑下有餓人上車下食而東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季札過徐徐君好朴劍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劍係徐君塚掛而去展季効貞於門女。柳下惠也煦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乱焉顏田明紅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存。

按此祖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文氣雖不及猶不失兩漢風韻

並論置錢不論時弊當今之憂在於民飢尤為識時審勢之談

當今之憂二句正破當時貨輕錢薄之說是一篇大旨

名理名言足垂不朽

劉陶上桓帝鑄錢議

東漢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世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

蘇東坡喜雨亭云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可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可以為粟与劉陶此論俱膾炙人口

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内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空盖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出處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因議之帝竟不鑄錢

皇甫謐高士傳叙法真事頗詳如此簡潔如何屈得他

屈字吏字文法最妙

田羽凡兩荐皆不就真高士真高士

法真高尚不屈　東漢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稚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攫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体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

堯讓天下於許
由巢父洗其耳
不欲聞

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来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荐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絶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玄晏先生贊曰高鄉宿學門衆紛如功曹面却孤峻所希再薦知己四下鸞書杳然長絶德撰穹碑蔚宗逸民傳如敘述法真一段文詞逼古

言人各有所尚
不能改其志

逸民傳敘論　漢書

野王二老向均嚴光梁鴻高鳳矯慎戴良法真漢陰丈人陳留老父龐公皆逸民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長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

王莽時如逢萌梅福輩皆去

光武物色嚴光舉王卓茂

移其情。遂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昔人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自漢業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于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向均。而徵高

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蔚宗有贊云：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枉。此贊語與此論詞俱古雅有致，可誦可傳。

逸民傳中有漢陰父老，不以姓名著，最高。桓帝幸竟陵，過雲夢，百姓莫不觀，父老獨耕不輟。張溫異而問之。父老曰：野人不達，斯禮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為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聖王

宰世茅茨束車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子何忍斯而觀之陳留老父亦不知姓名耻桓帝之世高隱不仕

昔至五人引周礼又引礼記月令引詩小雅皆言宦寺宜遠

言宦者亦有矣不賢然賢而任職亦是後世禍基

宦官傳序

東溟

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郤畏伯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礼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景監。繆賢。

漢高宦者

高后宦者

文帝宦者

孝武宦者

元帝宦者

著庸於秦趙。謂薦鞅及相如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刁即貂也又曰楚客聘于晋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漢興。乃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李善

光武增置員數之失

及至和帝而中官遂盛

明帝後員數益增大抵女主臨政及至閹官用事閹官用事必至專擅自恣專擅自恣必至廢

蕭望之周堪等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
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
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
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
終除大憝誅竇憲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
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
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
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

立幼君必至誅鋤善類其流之弊蓋有不可勝言者

形容閹宦熾焰之勢極力摸寫無一字不似

有古閹官之禍至此巧鈎覺極矣撲厥所元誰尸之手自高祖置中常侍宦光

命手幄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

武置小黄門数十人寔梯亡漢之階故其流弊所必至者創業垂統之君盡其慎哉

以此始以此終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罷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

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藜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栖寇劇緣閒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嚻怨協群英之埶力而以凝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尚書云龔行天罰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

末一句可為永鑒

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羅大經曰閹宦之禍豈獨蠱惑主心為國家蠹哉權勢一盛士君子固有夤緣攀援梯進媒寵者然惟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耳故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嘆獎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閹宦之宜遠所從來矣獨君也乎哉范純夫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為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

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
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户
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
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按統作此論又作詩以見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御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

仲長統樂志論

東漢

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然名不長存。人生易滅。思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美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髣髴。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

從此詩与此論並称一時之絶

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輙稱疾不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顯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主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娯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著此論云云

讀此論瀟洒出塵便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首言玄德三顧孔明于草廬之中詢以天下欲圖帝業之意也

此孔明對玄德以雖与魏操力爭漢鼎惟東結孫吳跨有荊益

諸葛亮隆中定計

蜀漢

諸葛亮字孔明居隆中抱膝長吟號臥龍先生嘗以管樂自比徐庶薦于劉玄德玄德三顧于草廬之之中乃出見為之定計于隆中已知三分鼎足之形非其胸中之籌畫先定能倉卒而條陳若是耶

玄德以元直語徐庶字元直嘗以臥龍語於玄德三顧孔明於草廬。孔明曰。亮耕夫耳。安可以談天下之事。玄德固請之。孔明曰。明公慨然欲聞高論。願聞其志。玄德屏左右起告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奸臣指曹操袁紹孫權等言也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奈智術短淺耳。孔明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二州則地利已得帝業可期其後借荊与孫吳取益于刘蜀皆孔明計先定也

佐刘先主成帝業已預定于一圖之中且以人和為先而以天

孫策孫堅并權共已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距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乃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之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財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主將軍既帝室之冑備姓劉乃赤帝子卯金刀之後裔故云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外結孫權內修政治以觀時勢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因出一圖未出草廬之先已卜三分鼎立之勢為玄德抵掌言之曰此五十四州圖也若

地利讓人識
一言見青天矣

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得天時東讓孫權得地利將軍于中得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收西川建國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謝曰備得遇先生一言如撥雲霧以見青天

孔明抱膝草廬之中以管樂自比觀其一見玄德而歷談天下事勢如了然一局大綦是在隴畝間已畫定三分之策矣真鉅識哉然卒不能興漢者何也古人有言赤帝子炎熾四百年天厭其熱諸葛公欲撥死灰而燃之難乎其為力矣

吳人數言以天脅之故雲長亦以天壓之末神隨天帝可鑒

從傍之言為公計雖善但公首可取心不可取影可折灵不可折其忠義亘古

雲長遇害不屈

蜀漢

（關公英雄節義彪炳千古悞為陸遜呂蒙所襲正氣豈為所屈此篇多以為後入增飾但雲長英靈至今凜凜在天壤則所言為不虛因錄之以見浩塞兩間）

雲長見獲於吳。吳人欲以言說之。有曰。將軍亦知滿之難持乎。盛之難繼乎。將軍威伸于四海。而屈于一介士。（為呂蒙用）（白衣過江襲奪荊州）此天也。呂若順天而從吳。雲長怒斥曰。狗。鼠。語。胡。為。對。吾。言。哉。有從傍者曰。若言洵非也。（若汝也洵信也）將軍義人也。今失荊州。諒無面目見玄德。（劉備字玄德）然暫面從吳。然後心報蜀。如囊在曹公者然。（昔曹操厚待關羽羽卒舍曹操歸漢）於將軍不

不磨

字字戰語止氣充塞古今公真神人也雖死猶生矣

亦便邪。雲長曰。料爾吳能取吾首。不能取吾心。能折吾骸。不能折吾靈。吳謂能永有長江邪。我死吳當沼也。（吳子胥諫不聽千闔閭乃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沼乎）我死當有精魂。上薄霄漢。訴于天帝左右。且將神隨天帝。縹渺下鑒人世順逆忠邪。若者福若順否者禍。今萬古知有我。大丈夫生則立威。死則立節。湘江漢水之人。（湘江漢水吳地也）異日當仰望我於九天之上。吳人知不能屈。廼遇害。

至今讀史者憤吳人殺雲長。可為千古大恨。然雲長之靈至今流行宇宙不朽。而東吳基業。如葉（上露耳又可為千古大快）

首以先帝託臣討賊為言且言量才弗疑皆所以箴規後主

次言其受命之後即奮不顧身以恢王業以報

諸葛亮後出師表　蜀漢

亮時佐劉後主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云〻志在掃清中原吹炎火德伸討賊之義盡托孤之責也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

先帝何議若不察也

此言今宜乘敵之勞以擊因以高帝比擬見不可坐失机會也

此言坐談之士顯失大業何可深信頓阻義師

此言以曹操之智謀迥出人群且屢戰屢敗然後方據有一方況今日可不轉危為安乎

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振〕又務於東。〔曹休東与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談王霸後盡為孫策所據故亮以譏當時坐談之士〕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剖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所中〕險於烏巢。〔袁紹拒操于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曹操

此言雖以先帝稱能曹操猶然致敗奈何今必其常勝耶

此言不期年猛將名兵死亡過

粮少議欲還許避之危於祁連。西域國名偪於黎陽。黎陽在河朔袁譚據之操用兵吳蜀譚兵偪其後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

軍不乘此時精銳尚可克敵何可久延任其離散

臣言今日討賊不容已不然以一州与賊持久可乎

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衝突之將無可前者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亮南征中既平皆取其渠率而用之賨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此驍兵自然衰趙雲曾到此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住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有戰伐之苦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若不伐賊必須嚴守是住與行費勞同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琮降先主乃將其衆過襄陽荊州人多歸之比到襄陽衆十餘萬曹公曰

此言曹操自恃天下已定故先帝得以成功至於關羽毀敗曹丕稱帝皆出意料之外鞠躬二語乃亮生平忠義而成敗何能逆睹耶

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進兵圖城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惇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追呂蒙襲羽定荊州殺歸蹉跌先主復仇為陸遜所敗秭歸今歸州蹉跌僃言失措也曹丕稱帝操子丕廢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可

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已者也
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則侯之忠
誠見矣不幸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
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爭光可也

晉秦欲滅蜀以金牛引之蜀主發五丁開路取牛。瞻孔明子也諸葛孔明有子讀其詞今猶傳之

丞相孔明也曾七擒七縱南蠻

蜀計窮降吳　　三國志

魏兵由陰平入綿竹漸破成都

鄧艾兵穿陰平。望顛崖峭壁。嘆曰蜀真天險乎。自五丁破路以來。亦何人力之不可到。於是以緣崖之計騰躍而上。至綿竹。諸葛瞻將兵六萬若戰艾謂瞻曰漢祚終矣成都危旦夕間也。曷不伏義來歸乎。瞻厲聲曰君以降寇為伏義耶。亦以殺寇為伏義耶。吾君吾父何人耶。而知有寇不顧而前。斃于矢石之間。后主聞之。惶不知所措。衆請曰請奔蠻。譙周曰不可。蠻非本心歸蜀也。以先丞相之威也。丞

先帝指玄德先臣指孔明

僕停皆為人臣虜也○璿瓚琮璩堪皆后主之子独刘堪真是人傑不愧昭烈帝之孫

譙周作降表

相歿矣。變心改矣。至蠻而蠻困之且奈何與其辱于禎夷寧其辱于強敵。眾議曰請奔吳。譙周曰不可以有先帝之強明及先臣之威畧故東人震恐而與蜀講今非昨也吳人何不可耳心于我且吳亦非長久之國也勢將入司馬氏矣今日為吳僕明日復為魏僕耶譙為作降書。劉璿曰何不辰而生帝王家如是劉瓚曰安得起武侯丞相而植之劉璩曰吾稚也而離此也劉琮曰哀哀皇天煢煢斯人天何人何吾其如何劉堪毅然而起潸然而涕伏劍入先主之廟焚香再拜曰計成都甲兵尚有數萬姜維在外諸

無面目故掩袂
三泉地下

軍在內先靈在廟丞相之精魂在天吾何爲而俛首他姓乎后主竟斥之不聽且曰孺子不知天時也遂與譙周降諶掩袂大泣曰吾何面目見先帝于三泉

蜀之計窮矣炎精灰矣傷我漢也第綿竹之戰臣死于君入廟之泣子死于父漢雖亡也凜凜尚有生氣乎

筆洞生曰說者謂吳主之亡也曰臣在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爲不屈義蜀主之亡也曰此間樂不思蜀劉禪無人心哉然禪亦佯作癡聾以自全耳吳之國後亡而吳之人先亡則亦以崛強取禍耳噫自亡其國矣又

何取于崛强不屈為也有此不屈之志何不先移之以強其國也

紀瞎曰劉聰竊號于西北

司馬氏命鍾会鄧艾攀木緣崕進兵破蜀

劉聰辱懷愍

懷帝惠帝弟愍帝惠帝子
劉聰陷洛陽並執之

晉懷愍之被執也。漢王劉聰每出。則使之執蓋而前導。每飲。則使之捧爵而跪進。爲二人覺有雖色。聰斥曰。吾漢四百年鴻基。遭時之不淑。僅保蜀山一隅。以俟再興。何讐於尔家。而以緣崕之計。鑿破天險。奪去宸位。令昭烈不血食。而高光在天之靈。含憤。吾將斬尔頭以爲犧。取尔血以上薦于吾先祖。今特被尔青衣。使尔爲吾行酒。而尔不甘之耶。於是二人懼。執卮膝行而前。聰又製爲歌。遇行酒則令

卯金刘字也典午司馬姓

五銖漢錢也光武中典時有謡云五銖當復

歌之。歌曰皇天兮蒼后土兮黃乾坤有主兮卯金之煌煌。典午何為兮攘攘兮攘兮殃游魂遺魄兮為人捧觴又製為歌。遇執蓋則令歌之。歌曰皇天兮蓋后土兮典宇宙有家兮五銖之夷夷。典午何為兮欺欺兮欺兮迷殘骸朽裔兮為人驅車。二人往往蓋為歌。聰鞭之至背流血。其捧卮秉蓋時。則使衆人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一日聰謂一人曰。昔吾高祖起西漢及光武起東漢。吾今起為北漢芒芒大地山河吾祖孫迭起而主之。於尓晉人何有哉。吾將斬尓。尓順吾耶。

續三國志一書有數十卷亞于正史

子於武陽旅邸中。得續三國志。取而覽之。自劉后主降晉起至劉知遠父子止。謂昭烈之孫劉琛與瓚之徹子。因蜀亡。竄于沙漠。再傳而劉淵劉聰起焉。自是而諸葛仍有孫曰隆祖。關張趙之孫。皆散而復會。輔淵聰入晉。獲懷愍青衣行酒。報先讐也。此其說决有所據。縱無據而云。亦足以發舒忠臣義士之氣。予每恨鍾鄧之亡蜀而得此書玩之亦為之一快盖漢晉之是非。千載在人心不容泯。固如此也。今錄此篇于是集內。料天下後世有同然者亦所樂觀也

濬謀伐吳七年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晧聞之破膽顏子不伐善龔遂歸于子臧藺相如廉頗並事趙以距秦初有隙乃相如曰

王濬不善居功

濬謀伐吳作大船連舫畫鷁首以懼江神又作鐵錐長丈餘暗寘江中以逆距船時朝臣諫伐吳濬力爭之卒與羊祜等共成厥功

晉書

平吳之後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豪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子之不

秦之不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耳於是相淂而其隙忘

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緐無媿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禍也。

嘗聞士治建謀平吳、親解孫皓之縛、受璧焚櫬、以送于京師、此古名將之風也、至收其圖籍、封其府史、亦載之、乃周浚書云濬君得吳寶物、濬復表辨之云、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紀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先得。不應移蹤後人。豈獨浚之將士皆爽齊。而臣諸軍悉盜跖耶。又極言周浚造謗歷觀之。此大

約皆以功大而驕致令遺塵語于躬耳音哉范通之言
也不惟數語文字警提實可為萬世居功者之法

氣亨簡煉字字有味其與濤絕交書可謂絕倫

養生論載文選

嵇康自樂辭薦

晉書

康字叔夜少孤嘗讀老莊重增其放性好鍛宅有茂柳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以事繫獄因并禍康

康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咏詩。自足于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其胸懷所寄。以

世所謂竹林之賢
康辭濤書甚長今節錄之
禹欲用伯成子高子高聞之逃○孔子不從子貢之請假蓋曰君子不盡人之情○徐元直母爲曹操所獲孔明斷其從曹

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
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
竹林之游山濤將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告絕以爲游
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
樂而從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
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貢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
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懽意常

康被譖將刑于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贖以為師弗許

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一旦迫之。必發狂疾

彈琴咏詩養性其高情遠趣超然世外矣且欲上古以來諸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不尤賢矣哉乃東市之慘贖以三千人而不克致令廣陵散絕响尚論古賢能不為之於色

康初遊洛西宿華陽亭夜遇神人授以廣陵散音調絕

倫後袁孝尼欲從康學此曲康靳不與迨臨刑自嘆曰
廣陵散於今絕矣

遂初賦見六朝文集

魚躍過龍門則化去不然則點額而反仍暴腮筆穴

沙門支遁高僧也

孫綽游放而敢言　　晉書

綽字興公孫楚之孫孫統之弟統性好山水縱意游肆綽亦然

綽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于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

張衡有二京賦左思有三都賦孫綽著天台山賦俱見昭明文選

習鑿齒字彥威亦文采志氣之士

溫所答意雖不吝而語自見好

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當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信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見綽表不悅曰

是桑門僧也道安亦高僧

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綽之所難在於開言諫桓温觸言人所不敢言至於三台賦遂初賦雖與張衡左思並垂亦特文字爭雄耳

習鑿齒往往謦欬勝人如桑門釋道安亦峻辨高才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即荅曰四海習鑿齒此與簸揚沙汰數語之對何等謦欬此等語雖無裨而文人玩之自是開發

史品赤函卷之四　終